

画说三晋①

孝义  
中阳楼

萧刚 文/钢笔画

在孝义老城步行很久，时间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，长长的老街两旁都是低矮的老房子，临街的大小铺子多数还保留着经营状态，有特色小吃还有农具日杂，行人慢节奏地穿行其中，那种悠闲自得的神情真的久违了。

我画中的中阳楼在整条街上显得很高大，南面一层檐柱上挂一副木刻对联，上联“孝为人之本”，下联“义乃君之宗”。

中阳楼，位于吕梁市孝义市古县城中央大街，始建于汉魏，时值中阳县治于此，故名。元大德七年因地震坍塌，何时再建不详。清同治七年遭雷火，现为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重建之遗存。1957年、1983年进行了两次较大的全面修葺。2006年5月25日，孝义中阳楼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## 霜来秋色浓

米丽宏

霜，把一年的时光分成了两大段：无霜期和有霜期。霜降前后，草木黄落，昆虫蛰伏，大地上流荡着凛冽的寒意。

气温降下来，霜现身了。霜，如雪般洁白、晶莹，又纤细，让人以为它也是从高处降下来的。

霜花，实实在在，是地上生出的。低温，使空气里的水分凝结，若在零度以上，凝结为露；气温低于零度，则凝华为霜。

如果你想看完美的霜，一定到一个山村去，在日出之前出门。你会被万物覆霜的素洁给打动：地面、屋舍、树叶、一根根谷草、一株枯柴，都覆上了一层寒冷的雪意。有的像长出了白毛毛，有的像撒上了蕾丝花边，还有的，像撒了一层盐粉。那些平日并不怎么起眼的枯黑树枝，霜白中露出细细的湮黑线痕，有了中国画的味道。霜，让世界换了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，清爽、简约而有韵致。

霜花也唤醒了你心里那些不具体、不成形、朦胧模糊或被时间湮没

了的感受：是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的早行，还是“枯草霜花白，寒窗月新影”的晚归？是“开门半山月，立马一庭霜”的霜月清影，还是“风卷晴霜尽，空天万里霜”的江天寥廓？

村里人都知道，白菜、萝卜、红薯经霜愈甜；柿子经霜后，皮变薄，肉更鲜，味更美。那里面，有着深深浅浅的哲学意味。而很多植物，在经霜以后，才会凸显风姿。

松柏之质，经霜弥茂，诠释着骨气；枫叶之色，经霜欲红，解说着绚烂；法桐柿叶，扑簌下落，半是浅青，半是赭黄；半是枯褐，半是嫣红，叫人生几分惊喜与轻愁；银杏一树一树地黄透，纯粹澄澈，如万树呐喊，大地漂移；人家墙上爬山虎，老红叶子掩不住一身虎骨，纵横爬出了一幅秋天的地图。

田野里的绿已被霜色覆盖，而阳光像钢琴明亮的音色，覆盖了一道道沟，一条条川，一垄垄田。所有的树林都在炎夏的竞争中把自己的

## 时令笔记

精力膨胀到头，此刻在潇洒地落它们的叶子、自如地伸它们的枝条；所有金色的叶子都是它的果实，一任秋风翻动，煌煌夸耀着秋天的富有。

霜降前后，最值得一看的，当然是红叶。那满山的红叶，乍红时，五色斑斓；经霜后，似红旗漫卷。

谁说霜风凛冽，是摧残？有时候，它就是一种力量。

以往，我们喜欢把霜比作刀剑，说，风刀霜剑，说，“霜降杀百草”。其实，百草消亡，真的不碍霜的事儿。危害庄稼的是“冻”不是“霜”。霜不但危害不了庄稼，相反，水汽凝华时，还可放出大量热来。它会使重霜变轻霜，轻霜变露水，免除庄稼花木的冻害。“霜降杀百草”，其实是“霜冻杀百草”。

昨夜小楼听霜降，千树扫做一番黄。一场霜后，晚秋色彩不光是“一番黄”，还有枯褐、黛绿、鸦青、杞红、棕紫……五彩缤纷。霜一催一洗，一年里最后的绚烂，终于达到了顶点。

## 传记

其中第五

十二道判，大胆谴责权贵豪门无视法律限定期，超量使用人畜奴婢等不平等现象。第八十六道判，揭露科举考场上下联手营私舞弊，颇具力度。及至宪宗元和元年（806）白居易罢校书郎之后，结撰《策林》七十五篇，思想更加成熟，文笔愈见老到精辟，其主导思想贯穿白公一生，也完善了诗创作实践的理论基础。

近年学界对白文进行系统研究，其优势和特点，在于紧紧抓住了中唐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三大矛盾，针对性地解读白居易的思想主张，而不是无的放矢，单纯诠释文本。安史之乱后，朝野三大矛盾至为

尖锐，一是藩镇割据，战乱频仍，中央集权不稳；二是宦官专权，正气受挫，精英倍受打击；三是朋党相争，朝纲紊乱，变革有名无实，包括永贞革新短命而终。大唐王朝危机演化，前景堪忧。白居易身处险恶环境中，以一个新锐文学家和青年政治家的双重身份，不避锋芒，直言诤谏，始有《策林》宏文。

在《白居易散文研究》一书中，付兴林先生对《百道判》《策林》等篇目阐述精专。如将《策林》思想内容梳理出八节解读，即为君为圣之道、施政化民之略、求贤选能之方、整肃吏治之法、省刑慎罚之术、治军御兵之要、矜民恤情之核、礼乐文

■ 作家出版社

45  
赵瑜著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教之功，八项侧重都是针对性的方略思考。读者仅见标题，便得其要领。

付兴林进一步解剖赏析《策林》精神特质，使白居易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理想情怀跃然纸上，也为白居易诗歌追求找到了重要依据。书中第四节五个小标题概括精当。

■ 希望出版社

45  
曾有情著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赵照屁颠屁颠往厕所跑去，一会儿，他跑回来说厕所里没人。林海平叫人到炊事班和各个宿舍找了一遍，都不见小扎西的踪影。林海平吩咐大家到哨所周围分头去找。

半个多小时过去了，二十多个兵陆续回到操场，大家找遍了哨所方圆一公里的区域，还是不见

作为产麦的晋西南，给了我太多关于麦子的素材。

作为参加过多年夏收的晋西南人，我写过很多关于麦收的篇章。近年，几乎每至麦收时节都会以文相随，以个人的方式来纪念和迎接一个早已远我而去的特定日子，经年不辍，如麦守时。

许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记下了太多与之有关的劳作之苦，似乎这才是晋西南人麦收的全部底色，并不准确。土地是有情感的，她在赐予的同时也用力给了人们忠告，只是不同的命运长出了刻骨的嫌隙和恩典，长出了逃离和驻守。如麦子的种类，小麦大麦燕麦莜麦荞麦黑麦，晋西南的强项是冬小麦，一个命硬的角色。一棵冬麦，在晋西南，从播种之日起就注定了命运多舛，舔血舐汗，经冬履夏，在最干旱的时候开始灌浆饱满，在最暴烈的时节籽粒成熟，尤其在我们那片靠天吃饭的旱塬，几乎掌控不了它的丰欠，人们唯一能

## 粮食列传

## 芃芃其麦（一）

李耀岗

掌控的是自己如苦力一般的劳作，如献祭一般的投入，如呼吸和心跳，只要还活着，就义无反顾。许多有此经历者，都有难以磨去的记忆，龙口夺食、血战三夏，汉子脱皮、绣女下楼……也许，这是回报和打动一粒麦子时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，彼此心照不宣，默契多年，没有人置身度外。好在麦子的回馈是丰厚的，它塑造了晋西南人的生活和秉赋，无处不在，无事不从，无人不是。要了解他们，在运城那块地方，吃一碗面、掰一块馍、啃一张饼，也许就懂了。

刈麦，晋西南土语俗称鋟麦，其役之苦，不再赘述。之后的规定动作还有碾麦、扇麦、扬麦、晒麦……在我们峨嵋岭边缘的坡地之间，还有一项不能忽视的任务与麦有关，就是拉麦。从麦子割倒到颗粒归仓中间的那段拉麦经历，算是记忆里最轻松的内容。许多年，这一段蹒跚而过，被我一再忽略，像一个过渡，车轮滚滚，载浮载沉。

吾乡，地幅大且起伏多，最近的和最远的地麦与麦场之间，隔着数里远的坡地，把它们一个弄到麦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然而，比起其他环节，尤其是炎炎夏日之下的弯腰刈割，拉麦委实轻松了不少。

家里人手少，割一阵子麦后，再匀出一个人来缚麦，我就可以解放出来拧麦捆子。我爸总是习惯咬着牙，踩在麦捆上使劲，好像不用勒子把它们五花大绑成结实的麦个子，那些带着麦粒子的麦棵子就会四散跑开一样。这样的结果常常是，每个麦个子都捆扎得足够结实、吃足分量，一个成年人一头挑一截麦个子像挑一担水。若是趁辰刈割的都是湿麦，麦个子的重量会更大，死猪一样提不起来。

最初的拉麦，完全凭人力靠两轱辘的“拉拉车”装载，拉出麦地之前车轮陷进虚土，任人奋力跋涉，须臾之间，疲惫不堪。及至坡路，倒是下坡，然车载过重，刹车又成问题。“拉拉车”即平车，一种简易人力运输工具，除了一对车轮、一挂木制车厢、一对拉车的车辕杆外别无它物，既无动力系统亦无制动装置。平车负重下坡，一应安危一任拉车人掌握，技巧是车辕上提靠车尾子磨地制动，碰到车重坡陡情况，几乎演变为一场连人带车速降的极限运动。烂把式稍有不慎不是车翻人伤，就是辕杆戳到对面土堰，惊险刺激不逊于沙场奔袭。

我爸是农村里的理想主义者。为了解决运输问题，他很早就请匠人精心制作心仪的大车。先是木匠霸槽眯眼忙了好一阵子，接着西街铁匠又架起炉子叮叮当当敲打了好些天，硬是把一辆木制铁包的大车打造成了身披铠甲的勇士，且安装了车撑子和可以脚踩的刹车系统。为什么是大车而不是马车？那车更多时候驾驶的是一头壮硕的犍牛，驾驶者驾驭的时候也有，很少驾一匹马，马的力气爬不了我们的坡地，它们更适合在平地上奔跑。

己是在哪儿藏身的，暂时还得保密。

“你不应该回这里，应该去纳措乡。”赵照说。

“我刚来的时候，你们对我说哨所就是我的家，千万不要见外。现在我回自己的家，还用见外吗？”小扎西一句话便把赵照噎得无言以对。

小扎西回来了，林海平虽然不悦，却又不能像赵照那样对他表达不满，不仅因为自己是哨所的最高指挥官，说话得有分寸，更因为小扎西是客人，是孩子。林海平救了小扎西，就得为他谋一个好的去处。但哨所的确不是他的久留之地。小扎西当兵的愿望固然很好，目前以及今后几年都不现实。如何让他顺顺利利地离开哨所，就成了棘手的问题。

小说